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 
第九回 元帥府岳鵬舉談兵 招商店宗留守賜宴

話說岳大爺在馬上回頭看那人時，卻是相州開客店的江振子。岳大爺道：「你如何卻在此？怎地我害了你？」江振子道：「不瞞大爺說，自從你起身之後，有個洪中軍，說是被岳大爺在劉都院大老爺面前贏了他，害他革了職，便統領了許多人來尋你算帳。小人回他說已回去了兩日，他怪小的留了大爺們，尋事把小人家中打得粉碎，又吩咐地方不許容留小人在那裡開店。小人無奈，祇得搬到這裡南薰門內，仍舊開個客寓。方纔小二來報說，大爺們幾匹馬打此過去了，故此小人趕上來，請大爺們仍到小店去歇罷。」岳大爺歡喜道：「這正是他鄉遇故知了！」忙叫：「兄弟們轉來！」四人聽見，各自回轉馬頭。岳大爺細說：「江振子也在此開店。」四人亦各歡喜。一同回到江振子店前下馬，江振子忙叫小二把相公們行李搬上樓去，把馬牽到後槽上料，送茶送水忙個不了。岳大爺問江振子道：「你先到京師，可曉得宗留守的衙門在那裡麼？」江振子道：「此是大衙門，那個不曉？此間望北一直大路有四五里，極其好認的。」岳大爺道：「此時想已坐過堂了。」江振子道：「早得很哩！這位老爺官拜護國大元帥，留守京，上馬管軍，下馬管民。這時候還在朝中辦事未回，要到午時過後，方坐堂哩！」岳大爺說聲：「承教了。」

隨即走上樓來，取了劉都院的書，打點下樓。湯懷問道：「哥哥要往那裡去？」岳大爺說：「兄弟，你有所不知，前日劉都院有書一封，叫我到宗留守處當面投遞。我聽見主人家說，他在朝中甚有權勢。待愚兄今去下了這封書，若有意思，愚兄討得個出身，兄弟們都有好處。」牛皋道：「既如此，兄弟同你去。」岳大爺道：「使不得！甚麼地方，倘然你闖出禍來，豈不連累了我？」牛皋道：「我不開口，我在衙門前等你就是。」岳大爺執意不肯。王貴道：「哥哥好人！我們一齊同去，認認這留守衙門，不許牛兄弟生事便了。」岳大爺無可奈何，便道：「即是你們再三要去，祇是要小心，不要做將出來，不是小可的嘍！」四人道：「包你無事便了。」說罷，就將房門鎖好，下樓對江振子道：「相煩主人照應門戶，我們到留守衙門去去就來。」江振子道：「小人薄治水酒一杯，替大爺們接風，望大爺們早些回來。」五位兄弟應聲：「多謝！不勞費心。」

出了店門，一同步行，一直到了留守衙門，果然雄壯。站了一會，祇見一個軍健從東首轅門邊茶館內走將出來。岳大爺就上前把手一拱，叫聲：「將爺，借問一聲，大老爺可曾坐過堂麼？」那軍健道：「大老爺今早人朝，尚未回來。」岳大爺道：「承教了。」轉身回來對眾兄弟道：「此時尚未回來，等到幾時？我們不如回寓，明日再來罷！」眾弟兄道：「悉聽大哥。」

五個人撥轉身，行不得半里多路，祇見行路的人都兩邊立定，說是：「宗大老爺回來了！」眾弟兄也就人家屋檐下站定了。少刻，但見許多執事軍校隨著，宗留守坐著大轎，威威武武，一路而來。岳大爺同四人跟在後邊觀看，直至大堂下轎。進去不多時，祇聽得三梆昇堂鼓，兩邊衙役軍校，一片吆喝聲。宗留守就陞坐公案，吩咐旗牌官：「將一應文書陸續呈繳批閱。倘有湯陰縣武生岳飛來，可著他進來。」旗牌官應一聲：「呵！」

列位，你道宗大老爺為何曉得岳飛要來？祇因那相州節度劉光世先有一書送與宗留守，說得那岳飛人間少有，蓋世無雙，文武全才，真乃國家之棟梁，必要宗留守提拔。所以宗留守日日想那岳飛：「也不知果是真才實學；也不知是個大財主，劉節度得了他的賄賂，買情囑托？」疑惑未定，且等他到來，親見便知。

且說岳大爺等在外面，見那宗留守果是威風，真正像個閻羅天子一般，好生害怕。湯懷道：「怎的宗留守回來就坐堂？」岳大爺道：「我也在此想，他五更上朝，此時回來也該歇息歇息，吃些東西，纔坐堂理事。大約有甚麼緊急之事，故此這般急促。」正說間，但見那旗牌官一起一起將外府外縣文書遞進。岳大爺道：「我也好去投書了，祇是我身上穿的衣服是白色，恐怕不便。張兄弟，你可暫與我換一換。」張顯道：「大哥說的極是，換一換好。」當下兩個把衣服換轉。岳大爺又道：「我進去，倘有機緣，連兄弟們都有好處；若有山高水低，賢弟們祇好在外嚟聲安待，切不可發惱鼓噪。莫說為兄的，連賢弟們的生命也難保了！」湯懷道：「哥哥既如此怕，我等臨場有自家的本事，何必要下這封書？就得了功名，旁人也祇道是借著劉節度的幫襯。」岳大爺道：「我自自有主意，不必阻擋我。」

竟自一個進了轅門，來見旗牌官說：「湯陰縣武生岳飛求見。」旗牌道：「你就叫岳飛麼？」岳大爺應聲道：「是！」旗牌道：「大老爺正要見你，你且候著。」那旗牌進去稟道：「湯陰縣武生岳飛，在外求見。」宗澤道：「喚他進來。」旗牌答應，走出叫聲：「岳飛！大老爺喚你，可隨我來，要小心些呀！」岳大爺應聲：「曉得！」隨著旗牌直至大堂上，雙膝跪下，口稱：「大老爺在上，湯陰縣武生岳飛叩頭。」宗澤望下一看，微微一笑：「我說那岳飛必是個財主，試看他身上如此華麗！」便問岳飛：「你幾時來的？」岳大爺道：「武生是今日纔到。」即將劉節度的這封書雙手呈上。

宗澤拆開看了，把案一拍，喝聲：「岳飛！你這封書札出了多少財帛買來的？從實講上來便罷，若有半句虛詞，看夾棍伺候！」兩邊行役吆喝一聲。早驚動轅門外這幾個小弟兄，聽得裡邊吆喝，牛皋就道：「不好了！待我打進去，搶了大哥出來罷。」湯懷道：「動也動不得！且看他怎樣發落，再作道理。」那弟兄四個指手劃腳，在外頭探聽消息。

這裡岳大爺見宗留守發怒，卻不慌不忙，徐徐的稟道：「武生是湯陰縣人氏，先父岳和，生下武生三日就遭黃河水發，父親喪於清波之中。武生賴得母親抱了，坐於缸內，淌至內黃縣，得遇王明恩公收養，家業日盡盡行漂沒。武生長大，拜了陝西周侗為義父，學成武藝。因在相州院考，蒙劉大老爺恩義，著湯陰縣徐公，查出武生舊時基業，又發銀蓋造房屋，命我母子歸宗。臨行又贈銀五兩為進京路費，著武生到此討個出身，以圖建功立業。武生一貧如洗，那有銀錢送與劉大老爺？」宗澤聽了這一番言語，心中想道：「我久聞有個周侗，本事高強，不肯做官。既是他的義子，或者果有些才學，也未可定。」向岳飛道：「也罷！你隨我到箭廳上來。」

說了一聲，一眾軍校簇擁著宗爺，帶了岳飛來到箭廳。宗澤坐定，遂叫岳飛：「你自去揀一張弓來，射與我看。」岳大爺領命，走到旁邊弓架上，取過一張弓來試一試，嫌軟；再取一張來，也是如此。一連取過幾張，俱是一樣。遂上前跪下道：「稟上大老爺，這些弓太軟，恐射得不遠。」宗爺道：「你平昔用多少力的弓？」岳大爺稟道：「武生開得二百餘斤，射得二百餘步。」宗爺道：「既如此，叫軍校取過我的神臂弓來，祇是有三百斤，不知能扯得動否？」岳大爺道：「且請來試一試看。」

不一時，軍校將宗爺自用的神臂弓並一壺雕翎箭，擺列在階下。岳大爺下階取將起來一拽，叫聲：「好！」搭上箭，啞啞啞一連九枝，枝枝中在紅心，放下弓，上廳來見宗爺。宗爺大喜，便問：「你慣用甚麼軍器？」岳大爺稟道：「武生各件俱曉得些，用慣的卻是槍。」宗爺道：「好。」叫軍校：「取我的槍來。」軍校答應一聲，便有兩個人將宗爺自用那管點鋼槍抬將出來。宗爺命岳飛：「使與我看。」岳大爺應了一聲，提槍在手仍然下階，在箭場上把槍擺一擺，橫行直步，直步橫行，裡勾外挑，埋頭獻鑽，使出三翻六翻身、七變二變化。宗爺看了，不覺連聲道：「好！」左右齊齊的喝彩不住。岳大爺使完了，面色不紅，喉氣不喘，輕輕的把槍倚在一邊，上廳打躬跪下。宗爺道：「我看你果是英雄，倘然朝廷用你為將，那用兵之道如何？」岳大爺道：「武生之志，倘能進步，祇願：

令行闔外搖山嶽，隊伍端嚴賞罰明。將在謀獻不在勇，高防因守下防坑。

身先士卒常施愛，計重生靈不為名。獲獻元戎恢土地，指日高歌定昇平。」

宗留守聽了大喜，便吩咐：「掩門。」隨走下座來，雙手扶起道：「賢契請起。我祇道是賄賂求進，那知你果是真才實學。」叫左右看坐來。岳大爺道：「大老爺在上，武生何等之人，擅敢僭坐。」留守道：「不必謙遜，坐了好講。」岳大爺打了一躬，告

坐了。

左右送上茶來吃過，宗爺便開言道：「賢契武藝超群，堪為大將，但是那些行兵布陣之法，也曾溫習否？」岳大爺道：「按圖布陣，乃是固執之法，亦不必深究。」宗爺聽了這句話，心上覺得不悅，便道：「據你這等說，古人這些兵書陣法都不必用了？」岳大爺道：「排了陣，然後交戰，此乃兵家之常，但不可執死不變。古時與今時不同，戰場有廣、狹、險、易，豈可用一定的陣圖？夫用兵大要，須要出奇，使那敵人不能測度我之虛實，方可取勝。倘然賊人倉卒而來，或四面圍困，那時怎得工夫排佈了陣勢，再與他廝殺麼？用兵之妙，祇要以權濟變，全在一心也。」

宗爺聽了這一番議論道：「真乃國家棟梁！劉節度可謂識人。但是賢契早來三年固好，遲來三年也好，此時真正不湊巧！」岳大爺道：「不知大老爺何故忽發此言？」宗爺道：「賢契不知，祇因現有個藩王，姓柴名桂，乃是柴世宗嫡派子孫，在滇南寧寧州，封為小梁王。因來朝賀當今天子，不知聽了何人言語，今科要在此奪取狀元。不想聖上點了四個大主考：一個是丞相張邦昌，一個是兵部大堂王鐸，一個是右軍都督張俊，一個就是下官。那柴桂送進四封書、四分禮物來了。張丞相收了一份，就把今科狀元許了他了；王兵部與張都督也收了；祇有老夫未曾收他的。如今他三個作主，要中他作狀元，所以說不湊巧。」岳大爺道：「此事還求大老爺作主！」宗爺道：「為國求賢，自然要取真才，但此事有些周折。今日本該相留賢契再坐一談，祇恐耳目招搖不便。且請回寓，待到臨場之時再作道理便了。」

卻說當時岳大爺拜謝了，就出轅門來。眾弟兄接見道：「你在裡邊好些時候不出來，連累我們好生牽掛。為甚的你面上有些愁眉不展，想必受了那留守的氣了？」岳大爺道：「他把為兄的敬重的了不得，有甚麼氣受？且回寓去細說。」

弟兄五個急急趕回寓來，已是黃昏時候。岳大爺與張顯將衣服換轉了。主人家送將酒席上來，擺在桌子上，叫聲：「各位大爺們！水酒蔬饌不中吃的，請大爺們慢慢的飲一杯，小人要照應前後客人，不便奉陪。」說罷，自下樓去了。這裡弟兄五人坐下飲酒。岳大爺祇把宗留守看驗演武之事說了一遍，並不敢提那柴王的話，但是心頭暗暗納悶。眾弟兄那知他的就裡。當晚無話。

到了次日上午，祇見店主人上來，悄悄的說道：「留守衙門差人抬了五席酒饌，說是不便相請到衙，特送到此，與岳大爺們接風的。怎麼發付他？」岳大爺道：「既如此，拿上樓來。」當下封了二兩銀子，打發了來人。主人家叫小二相幫把酒送上樓來擺好，就去下邊燙酒，著小二來伏侍。岳大爺道：「既如此，將酒燙好了來，我們自會斟飲，不勞你伏侍罷。」牛皋道：「主人家的酒，不好白吃他的。既是衙門裡送來，不要回席的，落得吃他了！」也不謙遜，坐下來，低著頭亂吃。吃了一會，王貴道：「這樣吃得不高興，須要行個令來吃方妙。」湯懷道：「不錯，就是你起令。」王貴道：「不是這樣說，本該是岳大哥作令官。今日這酒席，乃是宗留守在岳大哥面上送來的，岳大哥算是主人。這令官該是張大哥作。」湯懷說道：「妙啊，就是張大哥來。」張顯道：「我也不會行甚麼令，祇要說一個古人吃酒，要吃得英雄。說不出的就罰三杯。」眾人齊聲道：「好！」

當時王貴就滿滿的斟了一杯，奉與張顯。張顯接來一口吃乾，說道：「我說的是關雲長單刀赴會，豈不是英雄飲酒？」湯懷道：「果然是英雄，我們各敬一杯。」吃完，張顯就斟了一杯，奉與湯懷，道：「如今該是賢弟了。」湯懷也接來吃干了，道：「我說的是劉邦醉後斬蛇，可算得英雄麼？」眾人齊道：「好！我們也各敬一杯。」第三輪到王貴自家，也吃了一杯，道：「我說的是霸王鴻門宴，可算得是英雄吃酒麼？」張顯道：「霸王雖則英雄，但此時不殺了劉邦，以致有後來之敗，尚有不足之處。要罰一杯。如今該輪到牛兄弟來了。」牛皋道：「我不曉得這些古董！祇是我吃他幾碗，不皺眉頭，就算我是個英雄了！」四人聽了大笑道：「也罷，也罷，牛兄弟竟吃了三杯罷！」牛皋道：「我也不耐煩這麼三杯兩杯，竟拿大碗來吃兩碗就是！」當下牛皋取過大碗，自吃了兩碗。

眾人齊道：「如今該岳大哥收令了。」岳大爺也斟了一杯吃乾，道：「各位賢弟俱說的魏漢三國的人，我如今祇說一個本朝真宗皇帝天禧年間的事。乃是曹彬之子曹瑋，張樂宴請群僚。那曹瑋在席間吃酒，霎時不見，一會兒就將敵人之頭擲於筵前，這不是英雄？」眾兄弟道：「大哥說得爽快，我們各敬一杯。」牛皋道：「你們是文縷縷的說今道古，我那裡省得？竟是猜謎吃酒罷！」王貴道：「就是，你起。」牛皋也不推辭，竟與眾人猜謎，一連輸了幾碗，眾人亦吃了好些。這弟兄四個歡呼暢飲，吃個盡興。獨有那岳大爺心中有事，想：「這武狀元若被王子佔去，我們的功名就出於人下，那能個討得出身？」一時酒涌上心頭，坐不住，不覺靠在桌上，竟睡著了。

張、湯兩個見了，說道：「往常同大哥吃酒，講文論武，何等高興！今日祇是不言不語，不知為著甚事？」那兩個心上好生不快活，立起身來，向旁邊榻上也去睡了。王貴已多吃了兩杯，歪著身子，靠在椅上亦睡著了。祇剩牛皋一個，獨自拿著大碗，尚吃個不住。抬起頭來，祇見兩個睡著在桌上，兩個不知那裡去了，心中想道：「他們都睡了，我何不趁此時到街上去看看景致，有何不可？」遂輕輕的走下樓來，對主人道：「他們多吃了一杯，都睡著了，不可去驚動他。我卻去出個恭就來。」店主人道：「既如此，這裡投東去一條胡同內，有大空地寬暢好出恭。」牛皋道：「我自曉得。」

出了店門，望著東首亂走，看著一路上挨挨擠擠，果然熱鬧。不覺到三叉路口，就立住了腳，想道：「不知往那一條路去好耍？」忽見對面走將兩個人來：一個滿身穿白，身長九尺，圓白臉；一個渾身穿紅，身長八尺，淡紅臉。兩個手攬著手，說說笑笑而來。牛皋側耳聽見，那穿紅的說道：「哥哥，我久聞這裡大相國寺甚是熱鬧，我們去走走。」那個穿白的道：「賢弟高興，愚兄奉陪就是。」牛皋聽見，心裡自想：「我也聞得東京有個大相國寺是有名的，我何不跟了他們去遊玩遊玩，有何不可？」定了主意，竟跟了他兩個轉東過西，到了相國寺前。但見九流三教，作買賣趕趁的，好不熱鬧。牛皋道：「好所在！連大哥也未必曉得有這樣好地方哩！」又跟著那兩個走進天王殿來，祇見那東一堆人，西一堆人，都圍裹著。那穿紅的將兩隻手向人叢中一拉，叫道：「讓一讓！」那眾人看見他來得兇，就大家讓開一條路來。牛皋也隨了進去。正是：白雲本是無心物，卻被清風引出來。不知是做甚事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